

给国民党难看

目 录

国民党‘走过从前’吗？	(5)
肚子疼的革命党	(8)
承认的暗杀和否认的暗杀	(11)
朝国民党的便秘通三通	(14)
从“新华”到“求是”	(19)
国民党的天祥症	(34)
不牺牲，只退却	(37)
鹰犬将军	(40)
国民党式撤退	(47)
“杀人如草不闻声”	(52)
国民党的胡子问题	(55)
比江东还江东	(58)
谁分裂了国土？	(61)
谁在“地方割据”？	(64)

如此修宪，又与临时条款何异！	(68)
戒严令穿帮了！	(72)
国民党要肉人妈	(76)
国民党又捏造烈士了！	(78)
贰臣心理学	(81)
烧卖之间	(86)
国民党的演说狂	(89)
别遮了，中常委！	(92)
上台下台两不知	(98)
国民党懂什么文化！	(101)
国民党的不义责任	(105)
从《少年中国晨报》停刊看国民党的没落	(108)
不信书生唤不回	(112)
《中央日报》不要脸	(114)
《中央日报》别看错了人！	(118)
这也叫“慨然赴义”？	(122)
你一说 就完蛋	(124)
中央银行胡说	(127)
国民党走不出无知的迷思	(129)
咬贼一口烂三分	(133)
国民党何必假惺惺呢？	(135)
私下加入、公开脱离	(138)
国民党同路人的一件杰作	(141)

国民党“走过从前”吗？

十一月二十四日，国民党大肆庆祝所谓“建党九十四周年”。国民党第一党报《中央日报》以社论《全中国十亿同胞需要和信赖的党》为题，夸称“中国国民党建党已届九十四周年，再过六年就整整一个世纪，也即是说一部中国国民党史，等于一部中国近代的进化史”。同时由桃园县党部出面，举办“龙腾之夜”活动项目，大登广告，夸称“我们曾经携手走过从前，共同创建更美好明天”。继往开来的气派，油然纸上。

不过，只要涉及纸上作业，就过不了我李敖这一关。因为纸上作业，我是专家。从纸上文献中，我却看不出国民党有九十四年的长寿。所谓九十四年，是从一八九四年兴中会创立时起算的。但兴中会并不等于国民党的前身，因为那时候谁也不知道什么叫“国民党”，包括孙中山自己在内。檀香山兴中会开会时、北京兴中会开会时，所有参加者，谁也不是国民党。他们的革命之功，又何能算在国民党账上？如今国民党

翻掌一扑，一律不由死人分说，把会吞下、把人吃光，天下滑稽之事，还有过于此吗？

国民党吞下兴中会、吃光兴中会会员，由于这些会员好歹与孙中山有点来往，一吞一吃，看在孙中山的面子上，或许可扯上一点边儿。但是若说到了同盟会时代，还要靠孙中山的面子而又要吞又要吃，那就更胡来了。因为同盟会的成立，是靠当时许多其他革命团体的成员，其中日知会、华兴会、光复会不但成员众多，并且都是比兴中会风光的大会，而兴中会那时候，已五年之久，没有革命动作了。当时开会时，六十多个代表中，孙中山仅仅认识十个人，兴中会早已没落了。

非但兴中会、同盟会和今天的国民党牛头不对马嘴，即使一九一二年的国民党，也都无法硬加衔接。一九一二年的国民党是同盟会和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合并的产物，孙中山始终未尝过问。今天的国民党，正式名称是中国国民党，它在一九一九年成立时，照党史会《国父年谱》所说：“加上中国二字者，所以别于元年之国民党也。”显然在和“元年之国民党”划清界限。“其性质则元年之国民党为五党所合并者，今之中国国民党则中华革命党所递嬗而来者也。”当年党同伐异，界限唯恐其不分明，今天捏造历史，寿命又唯恐其不延续，国民党之可笑，竟一至于此！

至于中华革命党，严格说来，它跟一九一二年的国民党没有衔接性。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在《政党的精神在党员全体不在领袖一人》演讲里，阴说：“二次‘革命’失败，逃亡至日本的时候，我就想设法改组，但未成功，……那时我没有法子，只得我一个人肩起这革命的担子，重新组织一个中华革命党。”可见连孙中山自己，都认为中华革命党不是原有的国民党的“改

组 ”而且“ 重新组织 ”的新东西 它们之间没有衔接性 已很显然。

虽然今天国民党的建党，实在只不过是一九一九年的事、只不过只有六十九年而非九十四年，但国民党为了把革命功劳‘一切笼为己有（章太炎语）就不得不把历史拉长上溯 但纵使这样，吹牛也有程度之不同。一九二三年发表的《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也只是说‘吾党组织 自革命同盟会以至中国国民党 ”虽然吹牛 也只吹到同盟会 如今国民党在台湾 越吹越大“走过从前 ”兴中会都难逃牛腹矣 牛哥哥国民党何苦来啊 年轻一点 又有什么不好嘛！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肚子疼的革命党

辛亥革命前的革命党有两类，一类是革命党，一类是肚子疼的革命党。

革命党中的真革命党，说冲锋就去冲锋、说陷阵就去陷阵、说丢炸弹就去丢炸弹、说慷慨成仁就去慷慨成仁。至于肚子疼的革命党，则大异其趣，他们是一冲锋陷阵就请病假的、一丢炸弹慷慨成仁就开小差的。这种人，往往在革命成功以后，都变成了革命元勋和党国元老。国民党中最多这种元勋和元老，所以研究起国民党的‘光荣历史’来，我们常常要倒胃。

真革命党被抓到后，有一种挖心的惨刑，就是把心挖出来，由官兵分食、以儆效尤。行刺恩铭的徐锡麟烈士，就是给挖了心的。这种官兵分食，俗称‘吃烈士’。

到了革命成功后，到了国民党得了天下后，另一种‘吃烈士’出现了，不过不是被敌人吃而是被自己人吃了。照五卅惨案后一篇‘吃烈士’文章的说法：

据说这吃的有两种方法，一曰大嚼，一曰小吃。大嚼是整个的吞，其功效则加官进禄，牛羊繁殖，田地开拓，有此洪福者，闻不过一二武士，所吞约占十分七八，下余一两个的烈士，供大众知味者之分尝。那些小吃者，多不过肘臂，少则一指一甲之微，其利益亦不厚，仅能多卖几项五卅纱秋，几双五卅弓鞋，或在墙上多标几次字号，博得蝇头之名利而已。呜呼，烈士殉国，于委蜕更有何留恋，苟有利于国人，当不惜举以遗之耳。然则国人此举，既得烈士之心，又能废物利用，殊无可以非议之处，而且顺应潮流，改良吃法，尤为可喜，西人尝称中国人为精于吃食的国民，至有道理。

这种写法，显然是对做烈士官的、发烈士财的、整天高唱“踏着先烈的血迹前进”的人们的一种写照，国民党中这种人太多了，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了。

不过有一种高级一点“吃烈士”的方法，那就是不做烈士之官、不发烈士之财，只出烈士之名的，这种人在表面上，非常清高，清高得反对别人“吃烈士”，甚至发为吟咏，写诗抗议，我们试看一首《黄花岗薙露歌》——

呜呼大名争自娱！他人颈血购得来。
 黄花落 黄花开；
 花开花落年年在，斯人一去不复回！
 呜呼论功行赏客！不记昔人头力推。
 黄花落 黄花开；

花开花落年年在，斯人一去不复回！

这首歌写得哀婉动人，它的作者是吴稚晖。——吴稚晖当年不是别人，正正就是肚子疼的革命党！在黄花冈七十二烈士实际成仁的时候，他老先生正在海外纳福，大谈虚无缥缈的无政府主义！

国民党说吴稚晖不做官，是“高风亮节”，我却觉得他乃是因有惭德，所以如此。因为这股惭德作祟，使他潜意识又排挤任何有功革命的同期人物，他排挤汪精卫、排挤胡汉民、排挤这个、排挤那个，恐怕都可用妒性大发作一解释。至于他早年就出卖革命同志，吃了邹容烈士，更反证了他是“吃烈士”的老手。——“呜呼大名争自娱”，原来如此，原来如此。

一九八三年九月九日

〔附记〕国民党是专给肚子疼的革命党立铜像的，请到台北市敦化北路南京东路口看看吧，那就是吴稚晖的铜像。

承认的暗杀 和否认的暗杀

国民党搞暗杀由来久矣，民国肇建，开其端者，不是别人，就是蒋介石。一九一二年一月十四日，也就是民国元年一月十四日，蒋介石为了替把兄弟陈其美抢上海地盘，暗杀了革命元勋陶成章。当时行凶的有二人，其中之一，就是蒋介石自己。

因为陶成章是革命元勋，一死震动朝野，孙中山乃下令缉凶，陈其美也假惺惺的等因奉此，其实凶手就是自己的小老弟，永远缉不到的。这一暗杀，当时蒋介石绝不承认是他干的，直到二十四年后，才由他老师毛思诚隐约透出暗杀的事；直到三十三年后，才由他学生邓文仪正式写出暗杀的事。可见暗杀和承认暗杀之间，有一大段“时沟”，什么时候承认，要不要承认，全看他们高兴。

大体说来，暗杀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所以除非承认后觉得

光彩 其他一概以按下不表为宜。职此之故 纵使在国防部情报局秘密出版的‘严禁翻印转载’的《戴雨农先生年谱》中 我们也无法得窥全豹 纵便是内部刊物 也照样心照不宣。例如在年谱中 我们只看到他们在一九三三年五月七日暗杀了‘军阀’张敬尧 但在同年六月十八日暗杀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杨杏佛 却一字不提。又如在一九三四年四月逮捕到‘匪徒’吉鸿昌(十一月二十四日处死)但在同年十一月十四日暗杀《申报》老板史量才 却一字不提。国民党绝不承认暗杀杨杏佛史量才跟他们有关,一切官样的缉凶姿态 国民党一一做给中国人民看,蒋介石还电唁死者家属呢!

可是 谁能想得到,“天道好还”居然在无头命案近半个世纪以后,国民党的军统局大特务魏大铭最后给抖出来了。魏大铭在一九八一年二月一日的《传记文学》第三十八卷第二期里 发表《评述戴雨农先生的事功》(上)泄露了暗杀杨杏佛、史量才的真凶。虽然如此,《戴雨农先生年谱》这种秘密的官书中 还是不承认的 而军统局大特务乔家才的公开的私人著作中 还是气愤填膺的。乔家才在《为历史作证》中大骂魏大铭:“你说:‘暗杀史量才、杨杏佛两案 对国家得不偿失。’共产党和所谓民主人士,在当时以此做为攻击国民党的借口。这两个人究竟是谁杀的,并无定论,是不是反政府的人干的,给政府栽赃 制造借口 称魏先生既没有参加这种暗杀 何以知道得那样清楚?原来你是根据沈醉说的。沈醉在大陆沉沦时 在云南向共产党投降 也可能是归队。后来到了北平 在共产党指导之下 撰写《戴笠的秘密》 极尽诬蔑之能事。现在你魏大铭先生根据沈醉胡说八道的资料来评述戴先生的事功 无异替共产党做宣传 令人惋惜。”

不过 照乔家才这种逻辑 纵军统局的人 苟非身与其役者 所有见闻 都不算数 则在他自己的大量著作中 也就难逃失真之讥。其他的军统局的人的著作，也将一概不可信了。例如《戴雨农先生年谱》中 只字不提暗杀陈策的事 但在军统局刘子英《芾石忆旧》中 却明写刘戈青 毕业后 参加前军统局工作 在戴公雨农领导下 从事情报工作，‘七七’事变后 派至上海 于二十八年二月十八日 手刃南京伪维新政府外交部长陈策 实足以振奋沦陷区之人心 旋至香港 蒙戴先生召见 奖勉有加。若照乔家才的逻辑 则刘子英在暗杀陈策后四十年这一掀底，一定‘极尽诬蔑之能事’了 这说得通吗？

总之，国民党搞暗杀，我们绝不因为他们否认就信他的，冤有头、债有主 冤债总有水落石出的一日 我们有耐心去讨这份债。

一九八九年九月二十五日

朝国民党的 便秘通三通

北京在三月二十五日举行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由李鹏总理报告施政，本报特别撇开台湾依靠的国民党官方电讯，直接采用‘中新社北京三月二十五日电’以便完整的使台湾同胞看到没被国民党‘加工’的新闻全貌。

在李鹏报告中，对三通问题又做了明确的说明。李鹏说：“两岸同胞都迫切要求近年来已经出现的两岸交往良好势头进一步发展，‘三通’方面的人为障碍早日消除。我们希望台湾当局继续真正多做一些有利于两岸直接‘三通’和双向交流、有利于国家统一的实事。这自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

为什么李鹏一再提出三通问题？因为自从一九七九年元旦人大常委会在《告台湾同胞书》中提出了两岸进行通邮、通商、通航的要求后 迄今未能如愿。

未能如愿的原因很多，其中有一个最有趣的且最有说服

力的，却被大陆那边忽略了。那就是他们口口声声责怪国民党不肯三通，却没仔细研究国民党早就肯三通的丑史。如果对这一丑史有所研究，公诸天下，则国民党的拒绝理由，就无法遁形了。

国民党早就肯三通的丑史何在？日：在六十年前。

六十年前，日本鬼子侵略中国，发生了九一八事变。事变后五十四天，日本军阀土肥原就把满清下台皇帝溥仪运到东北，又举行“满洲善后会议”，筹备组织“满洲国”。一九三二年三月九日，“满洲国”举行建国大典，就这样的，东北出现了“独立”的“满洲国”。

这下子苦了国民党。它面对“独立”的“满洲国”，实在也就不知怎么办才好，采取高姿态嘛，日本鬼子不答应，采取低姿态嘛，中国人民不答应。于是，在挖空心思左右逢源的技巧下，国民党的“中国功夫”就一再使出来了。

国民党首当其冲的困难是“满洲国”的承认问题。日本希望国民党承认满洲“独立”，承认“满洲国”，但是这种承认是卖国的行为，当时的国民党是当不起的。十四年后，国民党承认过“外蒙古”独立，那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事了，但是，日本的压力是很大的，日本千方百计要引国民党上钩。日本知道立刻要国民党承认“满洲国”是强人所难的，但是要国民党在事实上逐步跟“满洲国”搭线，却是该做的、该推动的事。这种事，最好的表现方法，就是“三通”。“三通”通久了，“满洲国”自然就会被人习惯了，那时候，一切就都水到渠成了。

国民党首先面临的是与“满洲国”的“通车”（相当于今之“通航”）问题。据当时国民党派出的黑大将黄郭的太太沈亦云《亦云回忆》明说：中国与“伪满”交通实际本未断，中国银

行亦未撤退。”“通车之办法系请‘上海商业银行’所办‘中国旅行社’在榆关设一‘东方旅行社’司往来结算之事。”关于通车的情形，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大公报》社评就指出：“按北平沈阳实际久已通车，所不同者，从前旅客在山海关有换车之烦，今后则仅易机车〔火车头〕而客车直达沈阳耳。”——原来与‘满洲国’通车，就是掩耳盗铃这样简单！

通车最后还有发展，一九三五年《申报年鉴》交通类中“平沈恢复通车”条下，有综合记录：“……通车事宜由中国旅行社及日本观光局合组东方旅行社负责经理。总社设榆关，资本一百万元，依中国法律注册，总经理亦为国人，其余职员中日各半。双方各出一列车，来往开行，机车在榆关更换，列车则直达北平及沈阳，车牌书有两面：一面为‘平沈’，一面为‘平奉’。就这样的，国民党居然和‘满洲国’完成三通中的第一通了。今昔对照之下，我们能不好笑吗？

在“通车”问题解决后半年，“通邮”问题也解决了。九一八事变后，邮务情况一开始是维持旧有局面的，也就是说，由国民党代“满洲国”服务的。但维持十个月后，“满洲国”终于接管了东北邮务。

但是，“满洲国”是中国东三省的地方，有三千七百万中国人，他们跟关内同胞的通讯关系与资金往还，是难以掐断的。国民党交通部对入关东北同胞的东三省邮储存款，只好“限期登记，一概发还”是赖不掉的。同时中国片面宣布欧美邮件改由海运而不经陆运，别的国家，联邮各会员国，也做不到。结果禁者自禁，寄者自寄，弄得国民党焦头烂额，没有办法。最后只好采取大连日本邮局转寄，无异就是承认主子日本，但不承认奴才“满洲国”的办法。但是，问题还没解决。

因为在邮票、交换、邮戳上面 都无法避免‘满洲国’字样或图案朝关内冒。最后 为了情面 只好偷偷与日本人订立‘密约’ (即所谓‘谅解事项’)其中要求‘关于通邮办法之公表 除协议部分外 其全部不得公表 并不得为恶意之宣传。’就这样的 在所谓‘为便利民众起见’的理由下 国民党居然和‘满洲国’完成三通中的第二通了。今昔对照之下，我们能不好笑吗？

既然三通中第一通第二通都通了 第三通‘通商’根本也就更不成问题了。

只消举一个例子 来看‘通商’的必然性与普遍性。根据一九三五年《申报年鉴》工业类中‘榨油厂’条下 有这样的说明：“就上表而观 吾国本部各省 除湘滇川黔赣 榨油工业厂数 仅及东三省厂数百分之二六 资本额仅及百分之一二 总产值仅及百分之四二 从此可知吾国油脂工业 其精华均在东三省。……”从这段记录中 我们清楚的看到‘中国’本部各省”在榨油工业上 是如何仰赖‘满洲国’的输入 若不‘通商’又油水何来 就这样的 在所谓‘物尽其用 货畅其流’的道理下 国民党居然和‘满洲国’完成三通中的第三通了。今昔对照之下 我们能不好笑吗？

看了上面这些历史铁证，我们似乎可以下出一点结论了。

“满洲国”中 连政府次长级的都是日本人(后来在台湾被国民党奉若上宾的岸信介 就是‘满洲国实业部次长’)执政政府日本官员占百分之七、参议院占百分之五十、立法院占百分之十二、国务院占百分之四十九、民政部占百分之二十七、外交部占百分之三十五、军政部占百分之三十六、财政部占百分之六十九、实业部占百分之三十二、交通部占百分之五十六、